臺大中文學報　第四十三期
2013 年 12 月　頁 177~210
臺 灣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客家話的短時貌標記「下」

——從動量詞到狀態 / 程度補語標記

江　敏　華*

提　　要

本文探討臺灣客語的短時貌及其相關用法。臺灣客語的短時貌兼用動詞重疊與詞綴附加手段，而此附加的詞綴「啊」即來源於動量詞「下」。由於「下」的虛化程度頗高，與眞正的動量詞用法已有明顯的形式及意義上的分化，但透過「啊」與「下」的音義對應、方言比較及文獻考察，本文能夠證明臺灣客家話及許多客家話文獻曾描述到的去聲「啊」字即爲動量詞「下」。同時，由於短時貌的「下」在形式及意義上的虛化，也產生了其他漢語方言的動量詞較少見的用法，包括反覆貌、緊密先前貌、位移終點標記及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等，本文將探討這些由短時貌「下」所發展而來的相關用法，並說明其語法化演變途徑。

關鍵詞：短時貌、動量詞、緊密先前貌、補語標記、語法化

本文於 102.07.11 收稿，102.12.18 審查通過。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DOI: 10.6281/NTUCL.2013.12.43.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hort-Term Marker *Ha6* in Hakka: Development from a Verb Measure to a Manner/Degree Complement Marker

Chiang Min-Hua*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orm of short-term aspect and its related usages in Taiwan Hakka. The short-term aspect in Taiwan Hakka is expressed by both verb reduplication and affixation, and the suffix ‘a6’ attached to the verb is believed to derive from the verb measure “ha6”(下). Being highly grammaticalized, “ha6”(下) as a short-term marker has already differed from that as a verb measure in the forms and meanings. However, through evidences from the phonological and semantic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6” and “ha6”(下), from dialectal comparisons, and from documental investigations, it is argued that “a6” in Taiwan Hakka, which has also been mentioned in many other Hakka descriptions, is derived from the verb measure “ha6”(下). In addition, the short-term marker “a6” has developed some related usages which are rarely found in the verb measure “ha6” of other Sinitic dialects. These related usages include the repetitive marker, the immediate anterior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rker, the goal marker, and the manner or degree complement marker. This essay probes into these related usages developing from the short-term marker "ha6", and explains their evolutionary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words*: short-term markers, verb measure, immediate anterior markers, complement markers, grammaticaliz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客家話的短時貌標記「下」

——從動量詞到狀態 / 程度補語標記*

江　敏　華

一、前　言

短時貌表示動作經歷的時間短暫，或動作的連續而快速、輕微，是漢語各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語法範疇之一，卻也是在眾多體貌標記的研究中較少討論到的一個範疇。短時貌又稱「短時體」，它雖與事件的時間有關，但由於它反映的不是事件進程中某一時點或時段的特徵，也不是動作、事件所實際經歷的絕對時間值，與 Bernard Comrie (1976: 3) 對「體」（aspect）的定義：“Aspects are different ways of viewing the internal temporal constituency of a situation”（「體」是觀察事件內部時間結構的不同方法）不完全相同，反而常常反映出動作主體的感受，李如龍（1993: 2-3）將這種「體現著動作主體的一定意想和情緒」的範疇稱爲「貌」，將之視爲一種情狀或狀態，以與「體」有所區別。

漢語方言用來表達短時貌的手段大致有二：一、普通話及吳語多用動詞重疊，這是典型的型態手段，二、不以動詞重疊來表達短時貌的方言中，有不少

* 本文爲國科會計畫「客語共時與歷時語法研究（NSC101-2410-H-001-090-MY2）的研究成果之一，文中使用本人主持之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之分項計畫「語言典藏」第二期子計畫「閩客語典藏」尚未正式上線之語料，感謝上述計畫的經費支持。本文初稿曾發表於「漢語方言時體系統國際學術研討會」（2012 年 11 月 9-11 日，北京），感謝與會學者的寶貴建議。本文投稿後更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修改意見，使文中的錯誤和疏漏得以減至最低。當然，本文如有任何思慮不周之處，責在作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言用附加於動詞後的動量詞「一下」或「下」來表達，此動量詞一般仍保留其實詞的語音和意義。不論是動詞重疊或動量詞「一下」，都與現代漢語方言其他眾多體貌標記多從結果補語、趨向補語或處所詞語等由實詞虛化而來的情形有所不同。或許是由於這個原因，漢語方言的短時貌向來較少受到關注。然而，從短時貌的表達方式及其發展演變的角度來觀察臺灣客語，可以發現臺灣客語有其類型上的特殊性。

本文探討臺灣客語的短時貌，我們將指出臺灣客語的短時貌兼用動詞重疊與詞綴附加手段，而此附加的詞綴「啊」即來源於動量詞「下」，由於其虛化程度頗高，與眞正的動量詞用法已有明顯的形式及意義上的分化，但透過「啊」與「下」的音義對應、方言比較及文獻考察，本文能夠證明臺灣客家話及許多客家話文獻曾描述到的去聲「啊」字即爲動量詞「下」。同時，由於短時貌的「下」在形式及意義上的虛化，也產生了其他漢語方言的動量詞所沒有的用法，包括反覆貌、緊密先前貌、位移終點標記及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等，本文將探討這些由短時貌「下」所發展而來的相關用法，並說明其語法化演變途徑。

二、臺灣客家話的短時貌

漢語共通語的短時貌一般以動詞重疊式來表示，單音節動詞還可在兩個重疊音節之間加「一」，說成「V 一 V」，有時也可以在動詞之後加「一下」作爲標記。臺灣客家話[1]單音節動詞用「V-V-a5-le3」（四縣、東勢）、「V-V-a6-le1」/「V-V-ha6-er2」（海陸）來表示：

[1] 本文所指的臺灣客家話，包括筆者曾經調查過的臺灣北部四縣話、南部四縣話、海陸客家話及東勢客家話，在未特別說明時，表示各次方言沒有重大差異，例句則以四縣話標音。又本文所用之田野語料，皆爲近年來陸續向四縣腔、海陸腔及大埔腔（東勢）客語母語使用者採訪得來，有些腔調的發音人並不固定。其中四縣腔發音人居住地以苗栗市及中壢市爲主，海陸腔發音人居住地爲楊梅及龍潭，大埔腔（東勢）發音人居住地爲東勢，南部四縣腔發音人居住地爲高樹及美濃。有幾位發音人已移居或經常往來大臺北地區，並兼能使用臺灣國語或臺灣閩南語，但皆能以純熟的客家語溝通。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1) thiam2-pan3 pen1 to5 ngang5-khok7-khok7-e2, na1 tshut7 loi2 **liu5-liu5 a5** le3.[2]

甜粄冰到硬殼殼仔，拿出來**餾餾啊咧**。

'年糕凍得硬梆梆的，拿出來蒸一蒸吧。'

(2) an3 ho3 thian1, sam1-fu5 **sai5-sai5-a5-le3** sii1 tsau1 le0.

恁好天，衫褲**曬曬啊咧**斯燥咧。

'天氣這麼好，衣服曬一曬就乾了。'

(3) voi5 lok8-sui3 le3, hi5 thung2 sam1-fu5 **su1-su1 a5 le3**.

會落水咧，去同衫褲**收收啊咧**。

快要下雨了，去把衣服收一收。

例(1)-(3)中的「V-V-a5-le3」都表示動作所需的時間不長，例(2)的「收收啊咧」還有動作連續而快速、輕微的意味，不過從整體「V-V-a5-le3」的用法來看，這種連續而快速、輕微的語意是從「a5-le3」的短時語意搭配特定動詞本身的語意而引申出來的，「V-V-a5-le3」所表達的核心語意就是動作所經歷的時間短暫。例(1)-(3)的「V-V-a5-le3」在連續語流中會弱化爲「V-V-a5-e3」，此外，有時也說成「V-V-a5」或「V-V-a3」，前者省略了相當於共通語「了2」的句末助詞，後者的「a3」則是「a5-le3」的合音省併。

與臺灣四縣客家話同屬粵台小片的梅縣客家話，其短時貌用「阿欸 (a^{52} e^{22})」來表示，此與臺灣客家話的「a5-le3」應屬同源，爲「a5-le3」的弱化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梅縣客家話的短時體動詞不須重疊，但臺灣客家話不僅僅「啊咧」（a5 le3）爲短時貌的必要性成分，四縣、海陸的動詞重疊也是必須出現的，只有東勢大埔話有「V-a5-le3」的用法。漢語東南方言的短時貌，除

[2] 本文客家話語料首行以「國際音標 + 數字調號（1 爲陰平，2 爲陽平，3 爲陰上……依此類推，0 表示輕聲）」標示四縣話讀音，但以 ng 替代國際音標的[ŋ]，以 ii 替代[ɿ]；次行以漢字轉寫，漢字用字一部分參考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試用版）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無適當漢字者，以「□」表示。語料引自文獻或語料庫者，不標示音讀，但於首行末標示出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吳語多用重疊外，其他方言大多沒有短時貌重疊（劉丹青 1996: 31）。[3] 目前所見有較詳細描述的客家方言，如大埔（何耿鏞 1993: 4）、梅縣（林立芳 1996、1997）與連城新泉（項夢冰 1996）也都沒有動詞重疊或普通語「V 一 V」的用法。臺灣客語既以動詞重疊，又同時以詞綴表示短時貌，是其類型上的特殊性。

若動詞爲雙音節動詞或動賓結構的雙音節詞，則不能用動詞重疊，例如不能說「* 研究研究」或「* 看看啊咧書」，而必須用「下」（ha5）或「一下（仔）」（it7-ha5-(e3)），少數動賓結構仍可用「啊咧」（a5-le3）插在「動 - 賓」之間。[4] 例句如：

(4) tong1-tsu5-theu2 an3 ngiet8, **hiet7 khun5 it7 ha5** tsang5 hi5 ho3 mo2?

當晝頭恁熱，**歇困一下**正去好無？

‘中午這麼熱，休息一下再去好嗎？’

(5) ngai2 **siit8 ha5 fan5** tshiu5 tson3.

偃**食下飯**就轉。

‘我吃點兒飯就回去。’

(6) ngai2 ko5 **khon5-a5-le3 su1** tsang5 tseu3.

偃過**看啊咧書**正走。

‘我看看書再走。’

例(4)的「歇困一下」，海陸也可以說「歇下困」，例(5)的「食下飯」，多數發音人也可以說「食一下飯」。基本上，雙音節動詞若非動賓結構，表短時的「一下」必須置於雙音節動詞之後，如「研究一下」、「討論一下」；若爲動賓結構，原則上必須置於動—賓之間，如「食一下飯」、「洗一下衫」、「睡一下目」（睡一會兒覺）、「搞一下水」等，但有些動詞的內在結構對說話者而言不夠透明，未將該動詞理解爲可分離的動賓結構時，就會將「一下」置於

[3] 劉文認爲閩語的動詞重疊表反覆貌，此點或許學者間有不同看法。

[4] 至於哪些動詞可以用「啊咧」（a5-le3），哪些不行，由於不同發音人的選擇有很大的差異，目前似乎還不很清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雙音節動詞之後，如例(5)有「歇困一下」或「歇下困」的變異，又如「泅一下水」（游一下泳）有些發音人無法接受，必須說成「泅水一下」。[5]

漢語方言表短時貌的成分往往也用來表示嘗試貌，這是由於嘗試貌表示動作行爲的非正式性質或未確定狀態，既是非正式、未確定，往往便是短時間進行的，有淺嘗即止的意味，未必設想得十分周全。臺灣客家話表短時貌的「a5-le3」也用來表嘗試貌，其主要形式爲「（試）V（看）啊（咧）」（(tshii5) V (khon5) a5-(le3)），表共通語的「VV 看」或臺灣國語的「V 看看」，嘗試某種動作之意。「試」或「看」其中之一可省略，[6]「a5」之後的「le3」或「e3」也可省略，但「a5」不可省。若「試」與「看」皆省略，則動詞必須重疊。如：

(7) ia3 he5 ngai2 tsit7-ka1 tsung3 ke5 tsha2, ng2 **tshii5 siit8 khon5 a5 le3**, he5 ho3 tsha2 ne0.

這係佢自家種个茶，你**試食看啊咧**，係好茶呢。

‘這是我家自己種的茶，你吃吃看吧，是好茶呢！’

例(7)中的「試食看啊咧」可以說成以下幾種不同的說法，但各種說法中「a5」都必須出現：

(7) a. 食看**啊**咧（省略「試」）

b. 試食**啊**咧（省略「看」）

c. 試食看**啊**（省略「咧」）

d. 食看**啊**（省略「試」與「咧」）

e. 試食**啊**（省略「看」與「咧」）

f. 食食**啊**咧（「試」與「食」皆省略，動詞必須重疊。）

---

[5] 漢語「歇困」和「洗澡」、「游泳」一類的詞本來都是並列結構（「歇」爲休息義，「困」是睡覺義，有些方言「歇」也有睡覺義），而非動賓結構，視爲動賓結構是重新分析的結果。發音人的猶豫正說明此重新分析尚未完成。

[6] 這裡用「省略」一詞，並不表示最複雜的形式即是歷史發展中最早的形式。換個角度，也可以說「（試）V（看）啊（咧）」是其他用法的疊加形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與短時貌標記相關的用法

由臺灣客語短時貌和嘗試貌在單音節動詞和雙音節動詞的不同表現，我們認爲附加在動詞後的「啊咧」（a5-le3）是短時貌的核心用法，動詞重疊可能是後來的發展。而「啊咧」（a5-le3）中的「咧」（le3）事實上是相當於共通語「了2」的句末助詞，經常弱化爲「e3」，在某些情況下更可以省略，只有「啊」（a5）是表短時貌時，在任何情狀下都必須出現、不可省略的成分，因此，「啊」（a5）可以視爲客語短時貌這個語法範疇的核心成分，可以稱爲短時貌標記。

許多客家語法文獻，如林立芳（1996、1997）、朱炳玉（1998）、饒長溶（2001）、侯復生（2002）、柯理思（2006）都提到客家話讀去聲的「啊(a5)」除了上述提到的短時貌與嘗試貌外，還有幾種不同的用法。臺灣客家話部分，賴維凱（2006）和余秀敏（2010）也曾提到類似的現象，但本文研究發現，由臺灣客家話表短時貌的「啊」延伸出來的相關用法有相當程度的方言差異，而目前還沒有全面性針對臺灣客家話各腔調的「啊」字用法作綜合描述與分析的文獻。以下探討臺灣客家話與短時貌的「啊」有關的用法，包括反覆貌、緊密先前貌、位移終點標記，以及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並指出方言差異。在「啊」的用法上，以南部四縣客家話在臺灣客語中的表現最爲豐富，各種用法只有在南部四縣六堆客語中可以同時見到。

3.1 反覆貌

臺灣客家話和梅縣（林立芳 1997）、長汀（饒長溶 2001）以及許多客家話一樣，都有表示動作行爲在一段時間內持續不斷地進行或翻來覆去反覆進行的「V_1 a5 V_1 e3」格式，相當於共通語「V_1 啊 V_1 的」或「一 V_1 一 V_1」的語意。如：

(8) fai5 nga2-tshii3 **ieu2 a5 ieu2 e3**, tshii5-ien2 tshiu5 voi5 lok8-ha1-loi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壞牙齒**搖啊搖仔**，自然就會落下來。

‘壞牙齒搖啊搖的，自然就會落下來。’

(9) ki2 tsho1-pu1-ngit7 ta3 lam2-khiu2 kiok7 ngiu3-to3, hang2-lu5 **pai1-a5-pai1** e3.

佢昨晡日打籃球腳扭倒，行路**跛啊跛仔**。

‘他昨天打籃球扭到腳，走起路來一跛一跛的。’

「V_1 a5 V_1 e3」也經常用於表示一種動作反覆或連續進行到中途，逐漸轉變到另一種動作行爲，或發生另一件事情。如：

(10) pak7-me2 na1 to1 tok8 tsu1-ngiuk7, **tok8-a5-tok8-e3**, tok8-to3 su3-tsii3-kung1.

伯姆拿刀剁豬肉，**剁啊剁仔**，剁倒手指公。

‘伯母用菜刀剁豬肉，剁著剁著，剁到了大姆指。’

動詞重疊與動作的反覆進行或連續進行具有某種程度的象似性（iconicity），而動作能夠反覆進行，表示該動作每進行一次所需的時間很短。因此，反覆貌動詞重疊中間的「啊」（a5）應與短時貌有關。

3.2 緊密先前貌

林立芳（1996、1997）和侯復生（2002）都提到，梅縣話可以用插在動補或動趨結構中間的體助詞[7]「阿」來表示動作行爲短暫的短時態，構成「V+阿 + 趨(D)/ 結(C)」的格式。臺灣客家話中，不論是東勢大埔、海陸和四縣腔客語都有豐富的「V+ 阿 +D/C」格式，其中「阿」讀去聲，以下寫作「啊」（a5）。「V+a5+D/C」除了表示該動補結構或動趨結構所表達的事件完成的時間短暫外，還強調該事件完成時間和說話時間之間的間隔很短，因而也有「剛剛」之意，饒長溶（2001）因此將這種用法稱爲「剛然貌」。由於帶有「V+a5+D/C」格式的句子後面往往緊接著敘述另一個後續的動作或行爲，因

[7] 侯復生（2002）稱爲動態助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有相當於共通語「一……就……」所表達的語意，強調兩個連續事件之間的時間距離很近。因此「啊」（a5）表示「強調動補結構實現的時間短暫，而且緊接著就發生另一動作或情況」（林立芳 1996、1997），余秀敏（2010）將之分析爲「緊密先前貌」（immediate anterior），表示「與當下有關的過去行動（a past action with current relevance ）。「緊密先前貌」也是由「短時」的核心語意發展出來的。

以下先舉「V-a5-C」的例子：

(11) ki2 ng3-ngiet8-tsiet7 iu1 tson3, **siit8-a5-pau3** tsu5, sii2 tseu3-thet7 le0

佢五月節有轉，**食啊飽**晝，斯走忒咧。

‘他端午節的時候回來過，一吃完午飯就離開了。’

「V-a5-D」的例子如：

(12) vok8-koi5 **hien1-a5-hi3-loi2**, tshoi5-theu2-pan3 ke5 hiong1-hi5 phun5 to5 kui1 vuk7 kien1.

鍍蓋**掀啊起來**，菜頭粄个香氣噴到歸屋間。

‘一掀開鍋蓋，蘿蔔糕的香氣飄到整間屋子裡。’

「V-a5-C」還包括一些常用的次類，也就是結果補語「C」的位置換成與動詞結合面較廣的動相補語（phase complement）「倒」（to3）、「忒」（thet7/phet7）、[8]「等」（ten3）等，形成「V- 啊（a5）- 倒（to3）」、「V- 啊（a5）- 忒（thet7/phet7）」、「V- 啊（a5）- 等（ten3）」的格式。

（一）「V- 啊（a5）- 倒（to3）」

(13) thuk8-su1 m2 thuk8-su1, **tsho1-a5-to3** sii2 kin3 tuk7-muk7-soi5.

讀書毋讀書，**坐啊倒斯**緊啄目睡。

讀書也不好好讀，一坐下來就一直打瞌睡。

（二）「V- 啊（a5）- 忒（thet7/phet7）」

(14) fung1-tshai1 **ko5-a5-thet7** iu5 sua5-nen3 piang5 thai5-i3, han2

[8] 四縣、海陸用「thet7」，東勢大埔客家話用「phet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et7-ngin2-vi5.

風搓**過啊忒**又續等拼大雨，還得人畏！

‘颱風剛過緊接著又下大雨，實在令人害怕！’

（三）「V- 啊（a5）- 等（ten3）」

臺灣客家話的「等」（ten3）大多用爲持續體標記，但在南部四縣和海陸客家話中也作爲動相補語，與相當於共通語「V- 住」的「核」（het8）可以互換。因此，可以進入「V- 啊（a5）- 等（ten3）」這個格式的「等」（ten3），必須與「核」（het8）可互換，且與之搭配的動詞必須具有具體行爲一經進入起始點便失去動作性，形成一種相對靜止狀態的特性，如站、坐、戴、握、扶、放等姿態類或穿戴類動詞。作爲持續體標記、與「核」（het8）不可互換的「等」（ten3）並不能進入「V-a5-C」格式。由於「等」（ten3）作爲動相補語時與「核」（het8）可互換，因此發音人可以接受「V- 啊（a5）- 核（het8）」的格式，不過在以海陸客語爲基礎的新屋、龍潭、楊梅客語故事集，以及以南部四縣客語爲基礎的《錢有角》等文字語料中，「V- 啊（a5）- 核（het8）」並不常見，語料中「核」（het8）大量用於可能式，其他格式較少出現。「等」（ten3）與「核」（het8）是否具有某種分工，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此類例句如：

(15) thung2 mun2 **kuan1-a5-ten3** tshiu5 sii3-tet7 le0, m2 sii3 so3.

同門**關啊等**就使得咧，毋使鎖。

‘把門帶上就可以了，不用鎖。’

除了「V-a5-D/C」中的「啊」可以分析爲緊密先前貌外，臺灣客家話在動詞和賓語之間，也可以插入「啊」來表達「一……就……」的語意，形成一種「V-a5-O」的緊密先前貌用法。如：

(16) m2 ho3 kin3 liau2 ki2, ka1-ha5 ki2 **hi3-a5 ngong5-mien5**, ngi2 voi5 siit8 ki2 m2 tsau1.

毋好緊撩佢，加下佢**起啊戇面**，你會食佢毋燥。

‘不要一直作弄他，等一下他一翻臉，你會吃不消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 ia3 ke5 se5-ngin2-e3, i5 m2 thang1-kong3, **kong3-a5-ki2** ki2 tshiu5 kiang3-vang2-vang2 e3.

這個細人仔，已毋聽講，**講啊佢**佢就頸橫橫仔。

‘這個小孩子很不聽話，稍微說他幾句，他就歪著脖子，一副不服氣的樣子。’

例(16)(17)兩句中的「V-a5-O」，除了強調「V-O」所完成的時間短暫外，更強調「V-O」的動作一完成，緊接著就會發生後續的事件，有「一……就……」的語意。可見「V-a5-O」中的的「啊」也應分析爲與「V-a5-D/C」相同的「緊密先前貌」。

此外，賴維凱（2006）還提到一種只出現於南部六堆四縣客家話的「V_1-啊 -V_1」用法。「V_1- 啊 -V_1」雖然也是在動詞重疊式中插入「啊」字，但此種用法與 3.1 節提到的反覆貌不同。「V_1- 啊 -V_1」表達的也是帶有剛然義的「剛完成某一連續移動動作」，V_1 限於來、去、出、入、上、下、走、歸等方位移動動詞，或其他與身體動作有關的動詞。例句如：

(18) 怎**來啊來**又要歸仔呢？（怎麼才剛來就要走了呢？）

(19) 伊同門一**開啊開**，續著驚一下。（他把門一打開，竟然嚇了一跳。）

南部四縣客家話「啊」的這種用法也可以歸爲緊密先前貌的一種。

3.3 位移終點標記

在臺灣南部四縣客家話中，「啊」（a5）還可以用於「V- 啊 -（在）-O」的格式，「啊」後接處所、時間或方位。「啊」在這種用法中似乎具有若干介詞的性質，但下文會提到它與眞正的介詞仍有語法行爲上的差異。其中「啊」後接時間的句子往往還可以用「到」（to5）等其他的介詞替代，後接處所詞或方位詞時則較少替代情形，因此可以認爲「啊」引進處所或方位是其基本義，引進時間是由空間的概念引申而來的。由於後接的處所詞或方位詞通常是位移的終結點，「啊」可以稱爲「位移終點標記」（goal marker）。「啊」後面可以再接一個介詞「在」（tshai5 或 the1），但非必要出現，在沒有介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的情況下，「啊」不可省。此用法於南部四縣客家話中非常普遍，但並不見於北部四縣客家話[9]和東勢客家話，海陸客家話有此用法，但似乎並不是最常見的動詞後介詞組出現形式。

南部四縣客家話「啊」作位移終點標記的例子如：

(20) ngien2-tho3-fi5 **koi3-a5** pai5-liuk7 tseu1-siin2 le3.

研討會**改啊**拜六朝晨咧。

'研討會改在星期六早上了。'

(21) sam1-fu5 su1 lok8-loi2, m2 ho3 **piong5-a5** ngo5-poi5 ta3-lu5.

衫褲收落來，毋好**放啊**外背打露。

'衣服收進來，不要放在外面讓露水沾濕。'

(22) hiong3 lui2-kung1 ke5 thien1, m2 ho3 **khi1-a5** thai5-su5 ha1.

響雷公个天，毋好**企啊**大樹下。

'打雷的時候，不要站在大樹下。'

在北部四縣客家話中，例(20)-(22)中的「啊」（a5）必須改爲與「在」同義的「到」（to5）或「著」（ti5），[10]另也可用「在」（tshoi1 或 tho1），[11]但發音人感覺不太口語化。大埔客家話沒有「著」（ti5）的說法，上述句子必須用「到」（to5）或「在」（tshoi1）。海陸客家話以「著」（ti5）的用法爲主，其次爲「到」，用「在」（tshai1）不太口語化。[12]

---

9 其中一位北部四縣發音人表示其祖母在下文例(21)(22)兩句可以用「e5」代替「a5」，其使用限制也與南四縣的「a5」相同。但除此之外，絕大多數的北四縣母語使用者都沒聽過、也從不使用這種說法。「e5」若確實存在，它與「a5」應當有相同來源。

10 「ti5」的本字應爲「著」，我們將另文考證。

11 「著」（ti5）、「到」（to5）或「在」（tshoi1 或 tho1）在(18)-(20)的例句中都可以使用，但在不同的介詞組句型中，這幾個詞的用法仍有若干差異，因與本文無關，此不贅述。

12 其中一位審查人指出，南部四縣客家話位移終點標記「啊」是否可能爲「在」[tshai5]的弱化（弱化只在動詞後發生），然而由於不管是「在」文讀的 [tshai5] 或白讀的 [tshoi1]，在客語中都是非常不口語化的形式，文讀的 [tshai5] 更幾乎只出現在「在場」、「在下」等特定詞彙，因此我們暫時排除這個可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南部四縣話「啊」作爲位移終點標記的用法在使用上有很大的限制，與一般的介詞不同。它只能緊接在動詞之後，若動詞之後出現賓語或其他成分，就不能用「啊」，如例(23)；「啊 +O」所形成的類介詞組也不能置於動詞之前，如例(24)；若句中只有「在」義的動詞，而沒有其他動詞，也不能用「啊」，如例(25)。因此，以下(23)-(25)都不能使用「啊」：

(23) *m2 ho3 **piong5** sam1-fu5 **a5** ngo5-poi5 ta3-lu5.

* *毋好***放**衫褲**啊**外背打露。

（不要放衣服在外面，讓露水沾濕。）

(24) *hiong3 lui2-kung1 ke5 thien1, m2 ho3 **a5** thai5-su5 ha1 **ki5-i3**.

* 響雷公个天，*毋好***啊**大樹下**寄雨**。

（打雷的時候，不要在大樹下躲雨。）

(25) *thien5-fo3 ke5 khoi1-kuan1 tshiu5 **a5** n2 ke5 siin1 phong2.

* 電火个開關就**啊**你个身旁。

（電燈的開關就在你的身旁。）

由此可見，「啊」作爲位移終結點標記的使用限制顯示它與動詞的黏著性很強，不像其他相當於「在」義的介詞組與名詞的結合較緊密，位置也較自由。「啊」與動詞的緊密關係還可以從它與前面動詞的韻尾連音看出，上述例(21)的「piong5-a5」發音人會發成連音的「piong5-nga5」或甚至「piong5-ka5」。何耿鏞（1993: 26）描述廣東大埔客家話，以及林立芳（1997: 95）描述梅縣客家話時，也都提到「啊」當介詞時的連音現象。由「啊」與動詞的緊密黏著關係，我們認爲它的來源很可能與動詞後的附加成份有關。本文認爲它也是與短時貌的「啊」有關的一種用法，在第五節會討論它與短時貌標記「啊」的語法化關係。

3.4 狀態 / 程度補語標記

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指的是相當於共通語「得」字，用來連接動詞與其後描述動作或動作結果的情狀、或表示動作的結果達到某種程度的補語，在漢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語法上分析爲一個結構助詞。臺灣客家話的狀態補語標記在各次方言中存在些許差異，北部四縣客語用去聲的「到」（to5），[13] 海陸客語用去聲的「到」（to5）或上聲的「倒」（to3），東勢客語主要用弱化爲平聲的「去」（hi1）或弱化爲平聲的「到」（to1）（江敏華 2007: 244-248），南部四縣客語則除了「到」（to5）之外，更使用大量的「啊」（a5）來連接動詞和狀態 / 程度補語。其格式爲「V- 啊 -(到)- 狀態 / 程度補語」，如：

(26) ia3 pai3 ke5 kau3-khin5, phan5 **a5** tshin1-tshiong5 ka1-ngien2-fa2 iong5-e3.
這擺个校慶，辦**啊**親像嘉年華樣仔。
‘這次的校慶，辦得好像嘉年華一樣。’

(27) ki2 khien3 kia1 lai5-e3, khien3 **a5** piak8 no3-kin1.
佢譴厥侬仔，譴**啊**□腦筋。
‘他被他兒子氣得腦出血。’

例(26)的「啊」之後描述辦校慶所達結果的情狀，是一個狀態補語；例(27)「啊」之後描述生氣所造成的結果或所達到的程度，既可視爲狀態補語，又可視爲程度補語。「啊」在此相當於共通語的「到」或「得」，是一個典型的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啊」作爲狀態 / 程度補語標記的來源與 3.3 節的位移終點標記用法有關，本文第五節會一併討論。

四、臺灣客家話短時貌標記的來源

4.1 「啊」（a5）與「下」（ha5）的音義對應

臺灣客家話表短時貌的成分「啊」（a5）由於語音形式相當簡略，很容易受到忽略，或將之誤以爲是補足語氣的句中或句末助詞。即使有學者注意到它

[13] 註 9 所提到的某位發音人的祖母，在少數描述狀態的句子中也用「e5」來引進狀態補語。但未見其他發音人使用或聽說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豐富的用法，如林立芳（1997）、饒長溶（2001）、侯復生（2002）、賴維凱（2006）等，也都沒有針對它的語言形式的來源作過討論。然而，各種用法的「啊」（a5）在各方言中語音形式對應整齊，各種語法功能又具有語意上的關聯，相當符合由一個實詞語法化爲各種語法意義較虛的語法詞的特性。因此，本文認爲本文第二、三節提到的「啊」（a5）的各種用法具有相同的來源，這一節我們將從跨方言的語料論證臺灣客家話短時貌的「啊」即「下」字，是從動量詞弱化而來的。

「啊」雖然語音形式簡略，只有一個元音 [a] 構成一個音節，不易說明其語音對應情況，不過，它在各方言中的聲調是一致的。「啊」在去聲不分陰陽的北部四縣、南部四縣和東勢大埔話中都讀爲去聲，而在去聲分陰陽的臺灣海陸客家話中，「啊」在各種用法中都讀爲陽去調 [a^{33}]。「下」字《廣韻》有兩個反切，一爲上聲馬韻「胡雅切」，一爲去聲禡韻「胡罵切」，客家話按照濁上歸陰平及濁上、濁去歸陽去的語音對應規律可讀爲陰平的 ha1 及去聲（陽去）的 ha6。臺灣客家話的「下」也的確具有這兩種讀音。就語音對應來說，讀去聲（陽去）的「下」字 ha6 在短時貌或其他更虛化的用法中脫落擦音聲母 h- 而讀成 a6，是完全可能的。

就語義對應來說，根據我們的觀察，臺灣客家話讀陰平和讀去聲（陽去）的「下」字具有某種特殊的語意區別。由「下」所構成的詞彙中，與動作趨向或事物位置、方位或方向有關的詞讀陰平的 ha1，例如作趨向動詞的「下」，以及出現於趨向補語位置的「V 下」、「V 下來」、「V 下去」中的「下」一律讀陰平。其他如：

(28)

ai5 liau1 ha1	隘寮下	守隘口的人住的草寮
pak7 kung1 ha1	伯公下	土地公廟
tai3 ha1	底下	下面
tiam5 thin2 ha1	店亭下	騎樓（下）
kia5 ha1	崎下	斜坡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iok7 khiap8 ha1	腳胛下	跨下
ha1 poi5	下背	下面
ha1 kak7	下膈	人體橫膈膜以下的部位，指胃部
ha1 koi1	下胲	臉部嘴唇以下的部位，即下巴
ha1 siin1	下身	指陰部或泛指人體下半身
hiap8 ha1	脅下	腋下
iap8 ha1 tho2	葉下桃	指閒著無事的人
kham5 ha1	崁下	懸崖或落差很大的地方
tso5 ha1	灶下	廚房

至於去聲（陽去）的「下」，則用於相當於共通語「V 一下」的動量詞「下」，本文第二節提到的雙音節動詞表達短時貌及嘗試貌時，在動詞後加的「一下」，事實上即爲表動量的「V 一下」的進一步引申。由動量詞「一下」表達動作的量少，引申爲動作時間的短暫。此外，去聲（陽去）的「下」還經常用來表示次數，或與數量或與時間的相對值有關的構詞。表示次數的如：

(29) siip8-pat7 tsak8 thung2-tshien2 liong3-ha5 son5——kiu3 vun2 kiu3 vun2.

十八隻銅錢兩下算——久聞久聞。

（古時一個銅錢等於一文錢，將十八個銅錢平均分成兩部分來算，即是九文九文（取其諧音而爲「久聞久聞」）。

(30) sam1 ha5 kiok7-theu2 liong3 pun5-ki1.

三下鑊頭兩畚箕

（喻作事簡捷明快或說話坦率直爽的人）

與數量有關的則有：

(31)	tsung3 ha5	總下	全部
	khiung5 ha5	共下	一起
	tso5 ha5	做下	全部

由去聲（陽去）所構成的與數量有關的詞彙，都有「全部、一起」的語意，這是由動量「一下」所延伸而來的語意。「下」應爲「一下」的省略，在臺灣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安客家話中，「做下」（全部）一詞仍用「做一下」來表達。[14]

與時間有關的例如：

(32)

ia3 ha5	這下	現在
ke5 ha5	那下	那會兒、那個時候
hien5 ha5	現下	現在、目前
nai5 ha5	哪下	何時
tong1 ha5	當下	立刻
theu2 ha5	頭下	剛才、剛剛
theu2 ha5 ma1	頭下碼	第一次、剛開始的時候
it7 ha5 pan5 ha5	一下半下	三兩下
it7 pan5 ha5	一半下	有時候
sang2 ha5 e3	成下仔	偶爾、有時候
liong3 ha5 pan5	兩下半	馬上、一下子
ha5 pa3 e3	下把仔	有時候、偶爾

我們可以看到，去聲（陽去）的「下」所構成的與時間有關的詞彙，所表達的多是一個短暫的相對時間值，如與說話同時或比說話時間稍早的某一刻，或是表達在一段特定時間內事情發生的次數或時間很短，構成一個時間頻率副詞。可見客家話去聲（陽去）的「下」與短時的語意有很強的關聯性。而究其原因，這個「短時」的語意便是從動量詞「一下」演變而來的。動量詞表示動作的量，而動作的量可以從動作反覆次數的多少來看，也可以從動作延續的時間長短來看，因此「動量」的「少」可以引申爲「時量」的「短」。上述客語詞彙中，「成下仔」（偶爾、有時候）有個形近同義詞「成擺」，「頭下」（剛才、剛剛）也有形近近義詞「頭擺」（以前），而「擺」（pai3）也是客家話常用的動量詞之一，意爲「次」。可見這些由去聲（陽去）的「下」字所構成的與時間有關的詞彙，其來源都是動量詞「一下」。從這裡也可以看到，動量

[14] 臺灣詔安客家話語料取自「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路試用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詞「一下」不但經歷了語義由具體到抽象的「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現象，也同時經歷了詞彙化（lexicalization），產生出一系列與次數、數量或時間有關的複合詞。

綜上所述，臺灣客家話表短時的「啊」字，由去聲分陰陽的海陸客家話的對應來看，屬於陽去字，符合「下」字濁上歸陽去或濁去歸陽去的語音規律。而客家話「下」字雖有陰平與陽去的兩讀，但兩者具有語意分工，讀陰平的多與具體的趨向或方向有關，而讀陽去的多與次數、數量或時間有關，後者明顯與動量詞「一下」的語意相關。因此，本文認爲，臺灣客家話短時體的「啊」（a5，海陸讀陽去 a6），是由動量詞「一下」省略「一」後的「下」（ha6）丟失擦音聲母而來的，其本字就是「下」字。

4.2 方言與文獻的證據

這一小節我們要進一步運用跨方言的語料及文獻上的記錄，來說明客家話表短時體及其相關用法的「啊」即爲「下」字。

在我們所調查的東勢與海陸客家話中，發音人在短時貌、嘗試貌和緊密先前貌的發音的確已弱化爲「啊」，但海陸發音人仍能指出嘗試貌中的「（試）V 啊（看）」格式中的「啊」字應爲「下」字。東勢發音人也時而提及有些語句中的「啊」就是「下」字。在反映東勢客家話豐富的口語語料的《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中，也可以找到用「下」字表示嘗試貌（例 33）、短時貌（例 34）及緊密先前貌（例 35-36）的用法：

(33) 啊你續無去**看下看**！**看下看**厥等兩公姐好啊毋好？（《東勢鎮客語故事集》（四））

‘啊你怎麼沒去看一看！看一看他們兩夫妻好不好？’

(34) 皇帝**行過下**，該將軍就轉落去咧。（《東勢鎮客語故事集》（四））

‘皇帝剛經過不久，那位將軍就回去了。’

(35)「**隆**」**下落去**講，歸个天就光～光光，一尊个佛祖就在該面頭前。（《東勢鎮客語故事集》（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隆」的一聲掉下去，竟然整個天空光亮無比，一尊佛祖就在面前。’

(36) 恁泥厥這子孫呢，佢想這銅像愛來拿走，來掘走，**掘下走**就會掘倒金條啊！（《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七））

‘這樣當他的子孫想要把這銅像來拿走、掘走時，一掘走就會掘到金條了。’

例(33)相當於嘗試貌中的「V 啊看」格式，在此句中所嘗試的動作爲「看」，與嘗試貌的另一標記相同，「啊」讀爲「下」，因此形成「看下看」。例(34)最能看出由短時貌轉變到緊密先前貌的過程，「行過下」原本只是單純的短時貌，「下」附加在複合動詞「行過」之後，表示「行過」這個事件完成的時間短暫，但由於後面緊接著敘述另一個事件，在語境上便具有兩個連續事件之間的時間或距離很近的意味，略有「一……就……」的語意。事實上，這個句子可以視爲由短時貌語法化爲緊密先前貌的「橋接語境」（bridging context），[15] 意即本爲短時貌的語意，但緊密先前貌的語意可經由聽話者根據上下文的語用推理而產生歧義。例(35)-(36)則在形式上和意義上，都符合本文「緊密先前貌」的定義，而在語料中都轉寫爲「下」字。可見表短時、嘗試和緊密先前貌的「啊」來源於「下」有實際的語料爲證。

嚴修鴻（2001: 45）描述平遠客家話的狀態補語及其標記時，也用「下」字標寫平遠客家話的 [a4]（去聲），並指出「下」可以作爲狀態補語標記，進一步證實本文討論的「啊」即是「下」字。吳福祥（2010: 103）引嚴修鴻（2001）而指出平遠客語經歷了「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狀態補語標記」的語法化路徑，不過，該文指出平遠客家話「下」作爲動相補語的用例似乎有誤，本文並未採用其語法化路徑。有關「下」的語法化途徑，在本文第五節會有進一步說明。

嚴修鴻（2001）另有兩個句子饒富興味：

(37) a. 你筆直（个）行上去就著。（嚴修鴻（2001）例 16）

[15] 關於「橋接語境」（bridging context）的更多說明，可參考 Heine (2002:90-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 你筆直（个）行下上去就著。[16]（嚴修鴻（2001）例 52）

‘你筆直地走上去就對了。’

例(37)的兩個例句都表達共通語「你筆直地走上去就對了」的語意，而例(37b)多了「下」字，就語句結構而言，「下」應爲中插在動趨結構「行上去」中，造成語意些微改變，但不影響謂語結構的一個成分，按照本文 3.2 節的分析，「下」即爲相當於臺灣南部四縣客家話「V- 啊 -D」格式中的「啊」，應當分析爲緊密先前貌。因此，在平遠客家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緊密先前貌」和「狀態補語標記」都用「下」字來表示。

在十九世紀巴色會的客語傳教士文獻中，也可以看到表短時體及其相關用法的成分用與去聲的「下」字同音的「吓」來表示。柯理思（2006）考察《啓蒙淺學》中的趨向補語時，便提到巴色會文獻中的《啓蒙淺學》及新約聖經《使徒行傳》中的「吓（ha4）」[17] 都具有體貌標記、引進位移終結點及引進程度補語、狀態補語的功能。事實上，若再全面考察巴色會客語文獻中的「吓」，可以發現「吓」具有本文認爲與動量詞「一下」有關的所有功能，包括動量詞（例 38）、短時貌（例 39）、嘗試貌（例 40）、緊密先前貌（例 41）、位移終點標記（例 42），以及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例 43）。以下都各舉一例：

(38) 打開好多吓，就押落監里去，分付掌監人，愛看穩佢。（《使徒行傳》第 16 章 23）

‘打了好多下，（打完）就押進監牢裡，吩咐管理監牢的人要看好他。’[18]

[16] 此句即爲吳福祥（2010: 103）用來說明平遠客家話「下」具有動相補語用法的例句，然而就語句結構來說，若將「下」分析爲動相補語，則「上去」便無法分析爲動詞「行」的補語，此與該句表達共通語動趨式「走上去」的語意不合。

[17] 「吓」（ha4）爲去聲，因聲調標示法的不同，其第 4 調即本文陰去、陽去不分的第 5 調。

[18] 共通語翻譯爲筆者所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9) 偃兜就愛嚇吓佢兜。（《使徒行傳》第四章 17）

‘我們應該嚇一嚇他們。’

(40) 等偃試吓看勝[19]打得倒唔？（《啓蒙淺學》第 215 篇）

‘等我來試試看打得了嗎？’

(41) 佢就出街，好暗正轉，轉吓來就落房間。（《啓蒙淺學》第 192 篇）

‘他就上街去了，很晚才回來，一回來就進房間。’

(42) 奔惡鬼迷倒嘅人，就跳吓佢兜身上，擒住佢兜。（《使徒行傳》第 19 章 16）

‘被惡鬼附身的人，就跳到他們身上，把他們擒住。’

(43) 噫兜草……生吓青青綠綠極好看。（《啓蒙淺學》第 158 篇）

‘那些草……生得青青綠綠的，很好看。’

此外，由「下」詞彙化而來的與數量、時間有關的詞，在巴色會文獻中也用「吓」來表示，如《啓蒙淺學》、《使徒行傳》、《聖經書節擇要》與《結過洗禮約問答書》都出現大量的「同吓」一詞，相當於臺灣客家話的「共下」，爲「一起」之意。此外還有「今吓」，約略相當於臺灣客家話的「現下」，指「現在、目前」；「成吓」則指「偶爾、有時候」之意；「滿吓」有「全部」之意。如此，則幾乎所有臺灣客家話用去聲「啊」和去聲「下」的詞，在巴色會文獻中都使用相同的「吓」來表示，則臺灣客家話去聲的「啊」來源於動量詞「下」，便可進一步從文獻上獲得證實。

五、短時貌標記「下」的語法化途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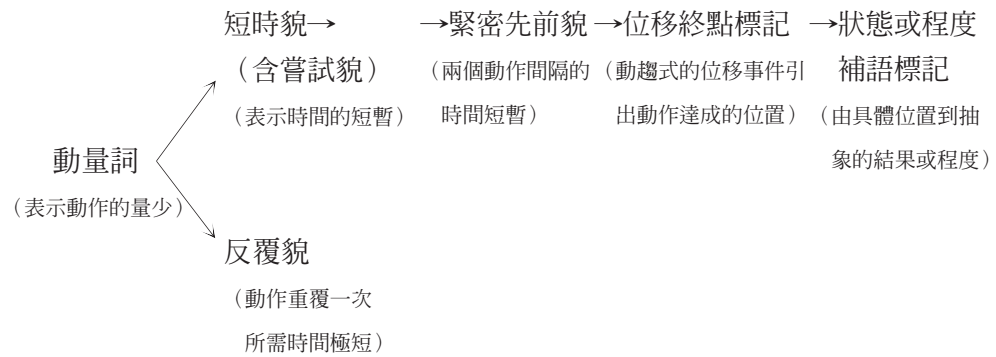
在肯定了臺灣客家話表短時貌的「啊」來源於動量詞「一下」的「下」之後，接下來我們便要討論「下」如何由動量詞透過語法化途徑發展成本文認爲

[19] 原文从口從勝。此句以「試吓看勝」表「試試看」的嘗試貌，「勝」字應相當於林立芳（1997）指出梅縣話嘗試貌「啊勝」/「啊勝欸」中的「勝」，其語源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彼此有關的體貌標記、位移終點標記及狀態補語標記等用法。

先將本文認爲的語法化途徑圖示於下：



5.1 由動量詞到體貌標記

從動量詞到緊密先前貌的語法化過程前面的章節中已約略提到。簡言之，動量詞表示動作的量，而動作的量可以從動作反覆次數的多少來看，也可以從動作延續的時間長短來看，因此表達動作反覆次數少的「一下」便可以引申爲「時量」的「短」。當「（一）下」出現於單純的動詞之後，它僅僅表達動作行爲的短暫，當「（一）下」出現在動趨結構或動補結構之間，除了表示該動補結構或動趨結構所表達的事件完成的時間短暫外，在語用上還強調該事件完成時間和說話時間之間的間隔很短，並且後面往往緊接著敘述另一個後續的動作或行爲，強調兩個連續事件之間的時間距離很近。因此，「緊密先前貌」是由「短時」的核心語意，透過語用因素和語言結構的密切互動，而發展出來的。

我們還可以注意到，臺灣客家話的動量詞「一下」本身也用於與「緊密先前貌」相關的用法，此時「一下」已不是其詞彙意義最初所傳達的動作反覆次數，而是表達一種時間上的量，而這個「時量」是很短暫的，並且緊接著敘述另一個後續的動作行爲。如：

(44) se5-ngin2 it7-ha5 kau3 thien5-thung5 lok8-hi5, sii1 mak7-kai1 tu1 m2 ti1 le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細人一下搞電動落去，斯麼个都無知咧。

‘小孩子一玩電動下去，就什麼事都不管了。’

例(44)的「一下」表示「搞電動」（玩電動）的時間很短，便會發生「麼个都無知」的後續效果，對應於共通語便是「一……就……」。此句也可改成「細人搞啊電動落去，斯麼个都無知咧」。由此可見動量詞「一下」和緊密先前貌「啊」的語法化演變痕跡，「啊」來源於動量詞「一下」的「下」字，也由此獲得進一步的證實。

至於反覆貌的「V_1 啊 V_1 e3」格式，其中的「啊」也是由動量詞「下」發展而來的，因爲動作能夠反覆進行，表示該動作每進行一次所需的時間很短。不過反覆貌更重要的格式元素在動詞重疊，動詞重疊與動作的反覆進行或連續進行具有某種程度的象似性。因此，反覆貌與由動量詞語法化而來的其他用法不見得具有直線的發展關係。

5.2 由體貌標記到狀態 / 程度補語

從「緊密先前貌」到「位移終點標記」可能具有較大的落差，不容易見到語法化演變的過渡痕跡。柯理思（2006: 292）考察《啓蒙淺學》中的趨向補語時，對《啓蒙淺學》中相應的「吓（ha4）」作爲體貌標記、動作終結點標記和程度或狀態補語標記用法的語法化過程作了兩種假設，假設一認爲「吓（ha4）」由動量詞變來的，其歷程如下：

1 2 3 4 5

動量詞＞ 體貌標記＞ ？＞引進動作的終結點＞ 引進程度或結果狀態

柯理思（2006）第二階段的「體貌標記」指的便是短時體或嘗試體，並且包括在動趨結構中強調兩個事件在時間上的緊接的體貌。柯理思（2006）認爲 1＞2 的演變以及 4＞5 的演變都是十分自然的，至於由體貌標記演變爲引進位移終點標記的第三階段發生了什麼，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假設二則認爲作爲「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4）」由具有具體趨向意義的趨向動詞「下（ha1）」演變而來，需要加以合理說明的是其中語音變化的軌跡。

本文認同第一個語法化的假設。我們在 4.1 節中已經看到，客家話讀平聲的「下」和讀去聲的「下」並不只是語音變化的關係，它們在意義上具有明顯的區別，可以視爲兩個不同的語素。平聲的「下」來源於趨向動詞，由平聲「下」語法化及詞彙化而來的詞總是與具體的動作趨向或事物的位置、方位或方向有關，而去聲的「下」來源於動量詞，由它語法化及詞彙化而來的詞大多與次數、數量或時間有關。因此，第二個假設無法合理說明平聲「下」與去聲「下」在意義上的分野。

至於第一個假設，短時體的「下」或「啊」從體貌標記到引進動作終結點的用法，其實也並非沒有痕跡可循。我們從 3.3 節的討論可知，臺灣客家話作爲位移終結點標記的「啊」與前面動詞的黏著性很強，並且也有韻尾連音的現象。「啊」只能緊接於動詞後，若動詞之後出現賓語或其他成份，就不能用；「啊 +O」所形成的類介詞組不能置於動詞之前；「啊」雖意義等同於「到」或「在」，卻不能單獨作爲動詞，若句中沒有其他動詞，便不能用「啊」。這種種語法行爲，正顯示「啊」作爲位移終點標記的來源應該是一個動詞後的附加成份，並且目前仍保留這種動後成分性質，尚不能分析爲一個眞正的介詞。漢語方言動詞後的附加成份通常具有體貌意義，因此，位移終點標記「啊」的語法性質正顯示它從體貌標記演變爲介詞的過渡痕跡。由體貌標記發展而來的位移終結點標記，在意義上雖已弱化或丟失原來動後成分具有的體貌意義，但在語法上則仍保有體貌標記的動後性質和限制，這正是語法化特徵中「持續」（persistence）原則（Hopper 1991:28-30）的展現。

關於短時標記何以會發展成引進位移終點標記的問題，本文認爲其中的關鍵就在出現於動趨或動補結構中的「緊密先前貌」用法。短時態表示動作行爲短暫的時間，在實際的語用上，往往是爲了描述在短暫的動作時間後所接續發生的事而出現的，它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的「一……就……」，故又有「緊密先前貌」的分析。因此，作爲一個體貌標記，雖然它基本的出現環境只是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緊接在動詞後即可，但客家話的短時態卻大量出現在 VR 和 VD 格式之中，可見描述動作的短時貌所達成的結果或位置，有其語義上的必然性。在緊密先前貌的用法中，出現在動趨結構中的「V- 啊 -D」格式尤具關鍵性地位。動趨結構表達空間位移事件，與空間位移事件有關的成份除了 V 所表達的位移方式或原因，D（包含表達路徑的 Dp 與表達指示（如「來」、「去」）的 Dd）所表達的位移路徑外，另一個重要成份之一即爲位移的終結點。[20] 共通語動趨結構中位移的終結點出現於 VD 之後，或 V Dp 與 Dd 之間，如「走進教室」或「走進教室去」，但 VD 之後，或 V Dp 與 Dd 之間還可以出現位移的起始點，如「走出教室」或「走出教室來」。然而客家話出現在 VD 之後，或 V Dp 與 Dd 之間的成分必然是位移的終結點（江敏華 2013），如「行出屋外背」、「跋上來岸項」或「行出屋外背來」等。由於短時貌的「啊」大量出現在動趨結構中，而動趨結構之後出現的表處所的詞語必然是位移的終結點，「啊」之後接位移終點的「V- 啊 -D-L」（包含「V- 啊 -Dp-Dd-L」、「V- 啊 -Dp-L-Dd」、「V- 啊 -Dp-L」、「V- 啊 -Dd-L」及「V- 啊 -L-Dd」）等）便是一個經常出現的格式。由於短時貌「啊」本身在語義上發展出交代動作所達成的結果或位置的可能，那麼由「V- 啊」直接引出動作的終結點或許正是它必然的發展方向。

柯理思（2009）將漢語方言的終點標記依動詞和終點標記的融合程度以及標記本身有無「到達」類詞彙意義分成六類，「啊（a5）」作爲位移終點標記屬第三類「終點標記與動詞詞根的界限比較明顯，也佔一個音段，但無法和本方言裡明確表達到『終點』意義的詞彙形式聯繫起來」。漢語方言中屬這一類的標記有許多是在本方言中充當體標記（尤其是完成體標記）或動相補語功能的形式，它們的共同點可能是「有界化功能」（柯理思 2006: 290），臺灣客家話的「啊（a5）」所出現的動趨結構與動補結構本身也屬有界事件；可見客家話用體標記引進位移終點並非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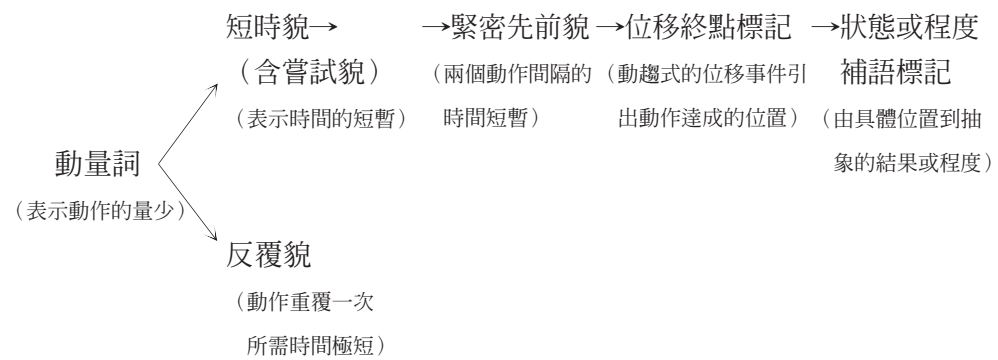
[20] 有關動趨結構中的相關成份，請參柯理思（2003）及江敏華（20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由位移終點標記到引進程度或結果狀態的演變，在漢語方言中是屢見不鮮的。漢語方言常見的程度或狀態補語標記「到」、「去」、「來」、「下」等也往往都有引進位移終點的功能，這是由具體的到達某終點位置，引申出抽象的達到某種結果狀態或程度的語法化過程。客家話的「到」也是既可作爲位移終點標記，又作爲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

六、結論與餘論

本文探討臺灣客家話，包含北部四縣腔、南部四縣腔、海陸腔與東勢大埔腔的短時貌用法。臺灣客語的短時貌除東勢大埔腔外，都兼用動詞重疊與詞綴附加手段，在類型上即具有特殊性，在已知有詳細描述的客家話中也較少見到。臺灣客語短時貌中的附加的詞綴「啊」（a5）是本文探討的重點，我們除了指出短時貌的「啊」還發展出反覆貌、緊密先前貌、位移終點標記以及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的用法外，透過「啊」與「下」的音義對應、方言比較及文獻考察，本文進一步確認臺灣客家話及許多客家話文獻中曾描述到的去聲「啊」即爲動量詞「下」。這些相關用法的語法化過程如下圖所示：



因此，從臺灣客家話的短時體出發，我們指出短時體的「下」經歷了從動量詞「下」到狀態或程度補語標記的語法化演變過程。漢語方言引進程度或結果狀態的成分，大多由結果補語或趨向補語演變而來，並且經過動相補語的過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客家話的研究顯示，引進程度或結果狀態的成分還有另一種來源是動量詞「下」，而體貌標記及位移終點標記是其中重要的中間階段。此外，本文也指出，動量詞「一下」除了在語意上經歷了由具體到抽象的語法化過程，也透過與其他語素的結合，經歷了「詞彙化」過程，而產生一系列由動量詞「下」衍生而來的複合詞。

本文的研究也顯示，臺灣客家話中幾個主要的腔調，如北部四縣話、南部四縣話、海陸話與東勢話內部的語法差異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尤其語音系統最爲接近的北部四縣腔與南部四縣腔，反而存在許多尚待發掘的語法差異。本文提到的與「啊」有關的用法中，各主要腔調的表現如下：

		北四縣	南四縣	海陸	東勢
短時貌	V-V-啊咧	＋	＋	＋	動詞不需重疊
緊密先前貌	V-啊 -R	＋	＋	＋	＋
	V-啊 -D	＋	＋	＋	＋
	V-啊 - 倒	＋	＋	＋	＋
	V-啊 - 忒	＋	＋	＋	＋
	V-啊 - 等	－	＋	＋	－
	V-啊 -O	＋	＋	＋	＋
	V1-啊 -V1	－	＋	－	－
位移終點標記	V-啊 -L	（e5）	＋	(+)	－
狀態 / 程度補語標記		（e5）/ 到	＋	到 / 倒	到（to1）/ 去 / 來

就目前所知，由動量詞「下」演變而來的相關用法雖然在客家話中有較多的描述，梅縣、五華、長汀、大埔等方言都可見相關用法，但這個現象在漢語方言中的分布範圍並不限於客家話，鄭偉（2012）所描寫的安徽當涂（湖陽）吳語就提到當涂吳語的「啊」具有處所介詞「V+ 啊 +L」（例：他坐啊椅子上）和補語標記「V+ 啊 +C」（例：嚇啊跳起來）的用法，與客家話的用法如出一轍。當涂話的「啊」也作爲體貌標記，主要表示動作行爲的完成或實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也作爲持續體標記。據鄭偉（2012），「啊」的體標記及相關用法在安徽縣境內並不多見，反而江蘇境內的江淮官話泰如片（學界亦稱爲「通泰方言」）有相同的語法現象。客家話「啊」的用法與江蘇通泰方言「啊」的用法是否有歷史上的淵源關係，相當值得進一步研究。

（責任校對：方韻慈）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朱炳玉：〈五華客家話的述補結構〉，《深圳教育學院學報》第 3 卷 1 期（1998 年 6 月），頁 43-48。

＊江敏華：〈臺灣客家話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關的成份〉，《語言暨語言學》第 14 卷 5 期（2013 年 7 月），頁 837-873。

＊何耿鏞：《客家方言語法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3 年。

余秀敏：〈客語啊時貌之間的關係探討〉，《第八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苗栗：國立聯合大學，2010 年 10 月，頁 216-227。

＊吳福祥：〈漢語方言裡與趨向動詞相關的幾種語法化模式〉，《方言》第 32 卷 2 期（2010 年 5 月），頁 97-113。

李如龍：〈動詞的體．前言〉，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年。

李得福：《錢有角：客家鄉土文學》，屏東：李得福，2009 年。

林立芳：〈梅縣方言動詞的體〉，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年。

＊林立芳：《梅縣方言語法論稿》，廣東：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7 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侯復生：〈梅縣方言謂詞後面的「阿」〉，謝棟元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332-343。

＊柯理思（Lamarre, Christine）：〈漢語空間位移事件的語言表達——兼論述趨式的幾個問題〉，《現代中國語研究》2003 年第 5 期，頁 1-18。

＊柯理思（Lamarre, Christine）：〈論十九世紀客家話文獻《啓蒙淺學》中所見的趨向補語〉，《語言暨語言學》（*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Special Issue: Hakka*）第 7 卷 2 期（2006 年 4 月），頁 261-295。

＊柯理思（Lamarre, Christine）：〈論北方方言中位移終點標記的語法化和句位義的作用〉，吳福祥、崔希亮主編：《語法化與語法研究（四）》，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145-187。

胡萬川編：《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一）—（七），豐原：臺中縣文化中心，1994-2003 年。

胡萬川編：《龍潭鄉客語故事》，桃園：桃園縣文化中心，2000 年。

胡萬川編：《新屋鄉客語故事》，桃園：桃園縣文化中心，2003 年。

胡萬川編：《楊梅鄉客語故事》，桃園：桃園縣文化中心，2003 年。

項夢冰：〈連城（新泉）方言的體〉，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年。

鄭　偉：〈皖南當涂吳語「啊」的體標記及相關用法〉，漢語方言時體系統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12 年 11 月。

＊劉丹青：〈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1996 年。

賴維凱：〈南北客家移民的源流、語言變化與虛詞啊〉，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編：《第六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桃園：國立中央大學，2006 年，頁 245-259。

＊嚴修鴻：〈平遠客家話的結構助詞〉，《語言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37-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饒長溶：〈關於客家方言體貌助詞“啊”〉，《韶關學院學報》2001 年第 11 期，頁 1-4。

＊Comrie, Bernard,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體：動詞的體及相關問題研究概論）(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Heine, Bernd,“On the role of context in Grammaticalization,”（論語法化中語境的作用）in Ilse Wischer & Gabriele Diewald eds., *New Reflection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2), pp.83-101. doi: 10.1515/BGSL.2007.116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Chiang, M.-H. (2013). Aspect-related components in the verb-directional constructions of Taiwan Hakka.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5), 837-873.

Comrie, B. (1976). *Aspec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verbal aspect and related probl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 G.-Y. (1993). *Ke jia fang yan yu fa yan jiu* [Study on the grammar of the Hakka dialect].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Lamarre, C. (2003).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motion events in Chinese and a glimpse into the issues of directionals.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5*, 1-18.

Lamarre, C. (2006). Directionals in a 19th century Hakka textbook.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Special Issue: Hakka, 7*(2), 261-295.

Lamarre, C. (2009). Lun bei fang fang yan zhong wei yi zhong dian biao ji de yu fa hua he ju wei yi de zuo yong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oal markers in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In Wu F.-X. & Cui X.-L. (Eds.), *Yu fa hua yu yu fa yan jiu IV* [Studies on grammaticalization and grammar IV] (pp. 145-187). Beijing: Commerci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ss.

Liu, D.-Q. (1996). Dong nan fang yan de ti mao biao ji [The aspect markers in Southeastern Chinese dialects]. In Zhang Sh.-Q. (Ed.), *Dong ci de ti* [Verbal aspect]. Hong Kong: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n, L.-F. (1997). *Mei xian fang yan yu fa lun gao* [Essays on the grammar of Mei County dialects]. Guangdong: China Industry and Commerce Associated Press.

Rao, Ch.-R. (2001). About the auxiliary word "[a]" of Hakka dialect. *Journal of Shaoguan University*, (2001-11), 1-4.

Wu, F.-X. (2010). Grammaticalization patterns related to the directional verbs in Chinese dialects. *Dialects*, *32*(2), 97-113.

Yan, X.-H. (2001). Ping yuan ke jia hua de jie gou zhu ci [The structural particles in the Pingyuan Hakka dialect].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1-2), 37-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